

精典文藏

男人对女人一直很好,呵护有加,只要他在家就不让她

做一点家务。女人喜欢什么东西,不用撒娇耍赖,他总会当成礼物买回来。女人柔美妩媚,她的幸福全写在脸上,甜美的,充满阳光般的灿烂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一天,她在电脑前加了一夜的班,早晨站起来时,忽然天旋地转。当她醒来时,她的右臂竟然根本无法动弹!她瞪着疑惑而惊恐的眼又试了一下自己的右腿,同样的麻木,毫无知觉。她的右半身,已经不属于她了。

脑溢血,常年的伏案与过度劳累让她付出了代价,而她才刚刚三十九岁啊!她彻底失态了,歇斯底里,哭得天昏地暗,她想她终身都要躺在床上,要躺多久?十年?二十年?她无法想象,她无法忍受。

男人不停地鼓励她,医院也开始给她做康复治疗。四十天过去了,两个月过去了,终于有些好转,她的手和脚有些知觉,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活动,但是好转却始终停留在这里,任他怎么努力给她做按摩也没有起色。她无法自己穿衣服,扣扣子,吃饭时拿不住筷子,饭菜掉得

这是一个夏日的黄昏,迷雾似的细雨静静飘洒着。在美国新泽西一条车水马龙的街道上,36岁的斯基特警官站在道路中央,紧张而有序地指挥着来往通行的车辆。在他对面的人行道上,站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儿,他专注地久久眺望着斯基特警官,脸上泛着悲喜交错的神情。

已是4个孩子父亲的斯基特,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男孩儿。这已是第五次见到他了,每次男孩儿都远远地望着他,许久才悄悄离去。男孩儿面容消瘦,头发枯干,身上总是穿着一件很大的牛仔衬衫。

“喂,小家伙,你叫什么名字?”斯基特大步向男孩儿走去。男孩儿睁大双眼,惊恐地望着他,向后倒退了几步,接着转身迅速跑开了。男孩儿的举动令斯基特警官感到困惑不解。

几天后,斯基特又见到那个凝神望着他的男孩儿。这次,他悄悄地绕到男孩儿的身后,轻轻地抓住男孩儿的胳膊,语气和蔼地说:“别怕,小家伙。告诉我,你叫什么名字?住哪里?”

男孩儿的脸瞬间涨得通红,低声喃喃地说:“我叫拉姆,我家就住在那里。”他说着伸出手,指向前方一幢灰白色的建筑。

斯基特不禁诧异,拉姆所指的那个大楼是一家精神康复医院。他怎么会以此为家?

“你的爸爸妈妈呢?”

拉姆神情黯然地低下头说:“两年前,我爸爸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出门做生意,就再也没回来。后来妈妈患上肺病,住进医院。为了给妈妈治病,我们卖掉了房子,但妈妈的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,还变得疯疯癫癫的。医生就把妈妈送到精神康复医院了。”

“她现在还好吧?”

“今天早上,我喂她喝粥时,她咳血了。”

斯基特非常同情这个不

有一种爱叫“残酷”

满身满床。她无法自己去洗手间,没有人搀扶着,她什么也做不了。

就在这时,她明显感觉到了男人的变化。以前不等她口渴,男人便会拿了吸管递到她嘴边,只要眼光看到床头柜,男人便会问:“是苹果?我帮你削皮。”她到洗手间,他会像抱当年那个小女生一样抱着过去。而现在,男人陪护她的时候,更多时间是在看自己的书,或者走到走廊和其他病人家属聊天,间或看她一眼而已。她忽然想到:男人,还会留在自己身边吗?四个月了,哪个男人熬过如此的一百二十天?四十二岁的男人,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,谁会把大好时光浪费在一个缠绵病榻的女人身上?一次,男人带了一大盒排骨汤,她猛一挥手,那鲜嫩的排骨落了一地,汤汁洒了男人一身。男人没有像平时那样安慰她,反而皱眉说了一句:“你爱吃不吃!”她被噎住,差点喘不过气来。

她想去洗手间,赌气不叫他,左手撑着床向旁边蹭,然后再用左手扳起自己的腿放到地下,鼓足了劲儿试着

要站起来,却终于没成功。男人斜着眼睛装作没看见。女人的血在那一刻涌向头顶,她,不再是他眼中的珍宝!她狠狠用手撑住床头柜,摇摇晃晃站起来,男人这时才赶过来扶住她,递上手杖。她甩开他,把手杖紧紧握在手里,现在,这个木头,才是她的真正依靠。在洗手间里,她看到自己蓬头垢面,哪里还有当初的美丽与娇媚?

男人越来越过分了,扶她在走廊里散步的时候,总是粗声大气地吼她:“你倒是自己拿着外衣啊!就不能再走快一步?自己走,老扯着我干什么?你不是要上厕所吗?再不走快点尿了裤子我可不给你洗……”当着走廊里那许多人,女人低下头一声不吭,机械地挪动自己的脚,从小到大,她何时被别人如此呵斥过?

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,什么柔情蜜意山盟海誓,什么永生永世不离不弃,全是鬼话!男人越来越明显地漠不关心,让女人彻底失去了依赖。虽然她看起来柔弱,骨子里却是坚韧的,所有的冷落与白眼,都成了她努力锻

炼的动力,你不是不按时给我送饭吗?我自己吃上回剩的菜,全是她最爱吃的。她苦笑:“怎么?最后一次浪漫晚餐?”男人定定地看着她,忽然泪流满面:“丫头,我的傻丫头,你知不知道我等你站起来等得好辛苦?你知不知道看你受苦我有多难过?你知不知道我硬着心肠吼你骂你时有多痛苦?可如果不这样,你就会一直依赖我,永远也没办法再站起来了。”

男人让她明白:不要怀疑真爱,有时候,有一种爱叫残酷。(来源:城市情报)

连医生都很难相信她竟然可以恢复得这么好,除了右腿还有些僵硬,其他地方几乎都和正常人一样了。医生笑着说她创造了一个奇迹,女人也含着泪笑,却笑得有些苍凉。

男人来接她出院,两个人在路上都很沉默。她仍旧固执地不让男人搀扶,眼看快到家了,她的心快跳出了胸膛,以后,这里,还是她的家吗?男人开门的时候,她定定地看着男人微低的头,他的脑后竟然有隐约的白发了。是否,男人就将和她摊牌?她闭上眼,深吸一口气,

忍住即将滑落的眼泪。“丫头,睁开眼看看。”是男人温存的声音。女人疑惑地睁开眼,呼吸再一次被闷在喉咙——家里堆满了玫瑰花瓣!餐厅,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,全是她最爱吃的。她苦笑:“怎么?最后一次浪漫晚餐?”男人定定地看着她,忽然泪流满面:“丫头,我的傻丫头,你知不知道我等你站起来等得好辛苦?你知不知道看你受苦我有多难过?你知不知道我硬着心肠吼你骂你时有多痛苦?可如果不这样,你就会一直依赖我,永远也没办法再站起来了。”

男人让她明白:不要怀疑真爱,有时候,有一种爱叫残酷。(来源:城市情报)



艳欲滴的红光。

这时,斯基特突然听到身后有轻轻抽泣的声音。他转过身,看到梅琳娜泪如断珠,嘴角却绽放着幸福而满足的笑容。

“妈妈自从住进精神康复医院,整整一年了,她没有跨出病房半步。”拉姆说,“精神病人无来去自由,医院是不允许我把妈妈带出来的,又没有亲人愿意帮助我们。幸好,还有你!”

将近中午时分,他们才返回医院。不知为什么,一向体弱的梅琳娜这天显得异常的精力充沛。回到病房,几乎一夜未合眼的她,仍旧没有睡意,一直拉着护士们向她们讲述着自己上山看日出的幸福时刻。

第二天早上,斯基特接到拉姆打来的电话。他语气沉重地说,昨夜,母亲在熟睡中走了。

斯基特火速赶到医院,在停尸房里见到了梅琳娜的遗体。她“睡”得很安详,嘴角微微上扬,幸福的笑容永久定格在她的脸上。

三天后,他们安葬了梅琳娜。

回程途中,拉姆满怀感激地对斯基特说:“幸好还有你,我的妈妈才没有遗憾地离去,医院帮我安排了新的归宿,从今天起,我就要住进福利院了……”斯基特默默地地点了点头,没有作声。

然而,这场不同寻常的经历,使斯基特对拉姆产生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。他几经周折,终于向有关部门争取到了对拉姆的抚养权。

这天中午,拉姆跟随一位阿姨走出福利院的大门,看到已在门外等候许久的斯基特,拉姆的双颊泛起了绯红。

这时,斯基特微笑着向拉姆张开双臂,而拉姆则站在原地远远地望着他。突然,他拔腿飞奔过去,一头扑进斯基特的怀里,轻轻地唤了一声“爸爸”……

(忆馨 来源:世界文化)

幸好还有你

幸的孩子,于是他口袋里掏出一些零钱塞进拉姆的手里。

“不,不,我不能要您的钱。”拉姆连忙把钱又塞回到斯基特警官的手里,“您已经给过我太多的帮助了。”

“什么?我从来没有为你做过什么呀!”斯基特惊讶地问道。

“您长得和我爸爸像极了!”拉姆的嘴角挤出了一丝凄清的笑容,“那天放学,我从这里经过,偶然看到了您,那一刻我真的以为你就是我的爸爸,那么的亲切和熟悉。从那以后,每当我想念爸爸时,就会不自觉地来到这个路口,远远地看着您,就仿佛见到了我杳无音信的爸爸。”

“拉姆,从今天起,当你遇到困难时尽管来找我,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帮助你。”说完,斯基特将自己的姓名及电话号码写在了一张纸片上,递到拉姆的手里。拉姆紧紧地握着纸片,笑笑转身朝医院跑去。

两天后的夜里,斯基特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。接通电话,那端传来拉姆焦急的声音:“斯基特警官,我妈妈刚刚咳了好多血,我该怎么办?”

“孩子,别慌!快去找医生。”放下电话,斯基特立即起身驱车赶往医院。

在医院二楼的楼梯口,他见到了满头大汗的拉姆。拉姆手里捧着一份医生刚刚给他母亲下达的病危通知书。这张轻薄的纸张仿佛重比千斤,压得拉姆无法拔腿前行。

终于,拉姆缓缓地将斯基特带进了一个病房。只见,房间角落里蜷缩着一个女子。她形容干瘦,一头蓬乱的棕色卷发胡乱地束在脑后,嘴角还挂着一丝没有拭净的血迹。此时,她正专注地低头叨念着什么,脸上荡漾着幸

福的微笑。

“她就是我的妈妈,她正在给我爸爸打电话。”拉姆语气平静地说。

难道,有拉姆的爸爸消息啦?斯基特警官满心疑惑地悄悄走到拉姆母亲的身边,竟看到她的手里握着一张白色的硬卡片,卡片上整齐地写着0—9的数字。

“这个‘电话’是我妈妈亲手制作的,这可是她的无价之宝。”

斯基特点点头,他能够体会这个被丈夫无情抛弃的女人,只有通过她的“电话”向深爱的男人述说压抑在心底的浓浓深情和相思之苦。

突然,拉姆的妈妈抬起头,看到了站在她身边的斯基特。渐渐地,她的目光变得越来越炙热,凝在斯基特的脸上久久不肯移去。

“约纳,你回来啦!”话音未落,她一头扑进斯基特警官的怀里,紧紧地抱住他恸哭起来。

“妈妈,他不是……”拉姆见状,赶忙上前想要拉开妈妈。但斯基特伸手挡住了他,并示意不要打扰她,不要击碎她片刻的美梦。

“我是梅琳娜,你还记得我吗?”她仰起头抽泣着问道。

“梅琳娜,我怎么会忘记你呢?”说着,斯基特轻轻拭去梅琳娜脸颊的泪水和嘴角的血迹。

斯基特将梅琳娜搀扶到病床上,帮她盖好被子。这时,他看到梅琳娜枕头下面露出了照片的一角。他轻轻地照片抽出来,拿在手上仔细端详。照片上,梅琳娜抱着一个婴儿,依偎在一个男人的臂弯里,她的脸上绽放着贤淑温馨的笑容。

“这个婴儿是我。”拉姆凑上前说。

“这就是你的父亲约纳吧!”斯基特抢先说。拉姆默